

姜颂平:一名老特工的多面人生

□陶建明

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红十四军,被捕加入中统;抗战中参加汪伪特务,后又被中统吸收,成为“双料”特工;抗战胜利后,他又经洗刷,仍为中统特工;临解放时他弃暗投明,成为缉拿中统等特务的公安;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因汪伪特务罪,被判刑15年;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以平反,重新穿上公安制服。

由共产党员蜕变为中统特务

姜颂平(1905~1988),原名姜雅堂,海门四甲镇人。早年,在南通师范读书时,与刘瑞龙同班同学,参加由刘瑞龙发起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“晨光社”,在声援“五卅惨案”,抵制日货的学生游行队伍中比较活跃。通师范毕业后在姐夫袁础引导下去到三益乡石头镇小学教书,并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。1927年下半年,中共南通县委派俞海清、仇恒忠、汤尉宗等到东乡开辟工作,姜雅堂所在学校成为秘密活动点。1930年春由汤尉宗、姜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,后随红十四军一支队在通东开展活动。通东汤家苴大地主武装与红十四军对抗,袁础设计杀死内奸毕永清。毕父控告,袁础被送上法庭,1931年姜雅堂亦离开家乡去上海,在龙华孤儿院当教师,因揭发院长贪污等行为被解职。

1933年7月,因南通县委王梦祥叛变出卖,姜在上海被捕,被押解回南通。姜母得悉,急忙张罗300块银圆,买通法官,请地方绅士保释。刚出狱,又被南通特务室王梦祥抓去,勒令姜雅堂办了自首手续,并改名姜颂平。

1934年8月,南通县特务室成立,姜颂平任助理特务员。他和汤慰宗一起被国民党特工组织派往通东,负责集训当地自首人员。谁知,汤慰宗刚到通东就遭暗杀。姜颂平连夜逃走,向南通特工办事处主任李仁甫控告。此事得到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的重视,指令江苏省特务室主任王剑虹亲自到南通督办,限令南通县县长金宗华缉拿凶手,并命令派县保安队出动兵力,包围汤家苴。汤家苴迫于压力,交出凶手。

1935年4月,姜颂平到镇江受训结束后,被派往海门任特务室特务员。他上任的第一个案子,就是处理海门私立兰陵中学学生袁尚宾与上海地下党的邮件案。地下党分析了姜颂平的情况,通过关系向姜发出警告。姜不想堵死自己的后路,就应付了事,避免了流血事件。

从中共变身为汪伪特务

1939年,姜颂平在南京被汪伪特工总部“逮捕”。1941年被任命为南京区镇江站副站长。姜为讨好汪伪,与特工站长胡静轩在一个小时内,把国民党军统镇(江)、扬(州)分区组织全部破坏,侦破电台并捕捉区长以下全部人员。他还利

用与日军宪兵交朋友,建立关系,以便在必要时派用场。

1941年皖南事变后,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一批新四军干部,这年秋天,有40多人集体逃跑,途经江南宝堰时,被日军警备部队、县保安队巡逻队发现抓获。姜颂平得到这一情报,认为这是为自己留条后路的好机会,决定营救他们。他立即见伪县长郭志诚,说这批人对工作很有用处,要引渡到特工站去,把他们带回特工站时,日本宪兵问干什么用,姜回答省特工总部要把他们解往苏州处理。宪兵信以为真,姜派人把他们“押送”至苏州后,全部释放。

国民党中统在江苏的组织恢复后,又与姜颂平接上关系,要他在汪伪特营坐中做中统地下工作,以图既掩护中统活动,又利用汪伪打击共产党、新四军。这样,姜以双重身份去嘉兴,担任汪伪江苏省军区嘉兴办事处副处长,负责江浙边区6县的“清乡”工作。

1943年初,日伪准备在苏北“清乡”,汪伪特工组织南通分区成立,姜颂平奉命调回南通,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区长兼南通分区区长(后改为苏北分区区长)。回到家乡,他利用各种关系拉地方部队做他的特务武装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与正在通海地区担任通海自卫团团长的汤景延接上关系。他了解到汤的一些弱点,就约请汤赴宴,原打算让他喝个酩酊大醉,探明虚实,迫其就范。哪知汤如约赴宴,开怀畅饮,就是不醉。姜只得改变策略,出其不意地提出要他投降日伪,以求生存和发展。想不到汤景延竟有求必应,把部队名册、武器清册爽快地全部交了出来,于是汤景延被委为苏北分区专员。姜对收编汤的自卫团如此容易,反而疑心。汤打入汪特内部后,向姜进一步表示要为李(土群)省长效劳。姜就带着汤去苏州见李土群。见到李,汤口若悬河,深得李的赞赏,当晚设家宴款待。宴毕,去卧室写了手令给南通地区清乡专员公署主任张北生,委汤为南通地区清乡督察大队长。汤上任后,为使早日失去戒心,主动破了几个案子,还把张北生扣军饷的事也透露给日本宪兵队。但日军还是不放心,让汤的部队分散驻防。1943年9月下旬,李土群被日军暗杀。9月29日,汤宣告反正,回到人民的怀抱。由于姜等一批熟悉内情的人提

从汪伪特务洗刷为中统特工

抗战胜利前夕,姜颂平在汪特政治部局任副局长、局长,仍然负责情报工作。此时,日伪败局已定,他时时提防日本军警备部队、县保安队巡逻队发现抓获。

1945年8月,日军投降后,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为洗刷姜颂平等汉奸罪名,在苏州办“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”,姜受训一个月,然后去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办事处任调查组长,完成从汪伪特务到中统特工的转变。

1947年4月,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,嗅觉灵敏的姜颂平感到身在特工组织好比在刀尖上跳舞,提心吊胆过日子太没意思,便通过关系离开特工组织,去江西省吉安县任国民党县政府秘书。1948年,姜回到风雨飘摇的南京。

当时,南京国民党军政要员像热锅上的蚂蚁,忙于携家眷、细软撤退,姜颂平在南京难以立足,前往上海小住,观察形势,以求出路。

从中统特工转换为缉拿特务的公安

姜在上海小有名气,先后有共产党员和民革方面的人士找过他,要他认清形势,及早决定去向。姜回顾15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,到头来日军、汪伪、国民党统统把他抛在一边,为何再为他们卖命,“逃跑不是办法,先探听一下风声再说”。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凑了一笔钱,派潘汉年的至交徐汉光去香港找潘汉年。潘听到徐汉光说:“有几个中统骨干愿留在大陆。”潘即表示:“欢迎他们弃暗投明,立功赎罪,共产党的政策既往不咎。”为保护他们,潘还打电话给江南工委,要求派人与吴钧鹤(打入中统的地下党员)联系,做好起义人员的接收工作。

姜还和顾祝同部下两个团长联系上,准备动员他们率部起义,后因人民解放军快要渡江,国民党切断沪宁线上的铁路交通,错失时机。

为迎接上海解放,潘汉年回到上海,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,组建情报委员会,准备清查国民党残留在来的军政宪特人员,弃暗投明的姜颂平被吸收为情报委员,任第二组组长。

解放军进城后,公安局逮捕了一批残余分子,全市分4个区突击审讯,姜分在西区活动,查点人员,发现漏网者,立即逮捕。有些老特工人员一见姜,表示怀疑。由于姜等一批熟悉内情的人提

供名单和线索,加上布置周密,清理上海社会“垃圾”十分顺利,使上海社会及时恢复正常。

1950年底,突击任务基本完成,情报委员会改为公安局局情报室,姜任第三组副组长,开展肃反工作,搜集敌特军政宪材料,继续清理残余分子。工作告一段落后,情报室撤销,姜改任外勤组组长,做秘密安全工作。

从逮捕判刑到平反昭雪

姜颂平在上海在潘汉年、杨帆直接领导下做公安工作,而且工作很有成效。

1953年2月姜颂平接受组织审查,要他交代1948年从江西吉安到南京,是受国民党指派,有何使命,他如实检讨,但不能使审查满意,后押送北京,由公安部副部长谢富治直接进行谈话,还是没有眉目。1955年,最高人民法院以汪伪特务罪判他有期徒刑15年,送沈阳劳动改造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1967年,公安部派人去沈阳把姜颂平押回北京,关在看守所里,4年后才提审,造反派说快要刑满了,有个问题政府要他帮助尽快弄清楚,随后,造反派把一份编好的口供笔录放在他面前。他一看,主要是揭发杨帆是叛徒、内奸,要他签字,姜表示这不是他的口供,他不能签字。造反派骂他顽固,延长刑期,有病不给治,严加看管,1975年10月才得以释放。分配到沈阳市区级机关任职员,后来按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政策调到某电表厂当工人。1978年4月退休,回到海门,其户口迁到启东县合丰乡忠英村他外甥袁立青处落户。

1984年,潘、杨案件平反,他去华东医院看望老领导,杨帆才说原是康生迫害潘汉年、杨帆,牵连一大批起义人员。杨帆鼓励姜颂平申诉。他想自己已是大半生入土的人了,弄不好落个翻案的罪名,再折腾不起。但杨帆告诉他中央政策实事求是,他才逐渐消除顾虑,写了申诉材料。想不到,公安部很快派人专程到上海,找姜谈话。同年,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专案组复查,查清后行文宣布姜颂平无罪。上海市公安局恢复他干部待遇,让他又穿上公安服装,重新定级,办理离休手续。

这样,他以一个老公安的身份,在偏僻的乡间度过了几年,空余时间写写文史材料,把江苏地区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史料加以整理,向相关部门提供。1988年姜颂平在启东因病去世,终年83岁。

拳师孙准手

□赵一峰

孙准手的民间传说颇多,有的近乎传奇公案小说,民国五年上海的《小说时报》第28期就刊登了孙准手其人其事,可见民国年间流传之广。说来笔者家族和孙准手有些渊源,小时候听爷爷、伯伯叔叔们讲起过孙准手的掌故。

《小说时报》上说孙大侠的来历,说他是鲁人,原先是海船镖客,后来漂流到掘港云云。这里的“鲁人”有两种解释,一种是山东人,一种是粗鲁的人,笔者还是倾向于第二种说法。孙家世居掘港东街,清中后期由江宁句容搬掘港,掘港地区解放前还有“句容义家”。笔者小时候就听老一辈说,孙准手是掘港本地人,年少时外出学得一身的好武艺,并在外行走江湖,帮大户人家看家护院,也曾加入镖局走镖,中年之后因得罪了绿林人避祸回到家乡。回家乡以后,住在龙王桥附近,不久家人先后染病去世。孙大侠瘦高个子,长方脸,走路双手夹着不摆臂,估计是怕伤着人,不苟言笑。原先帮典当看家护院,掘港原有东西两个典当,从时间上看应该是镇江丹徒、东台人在东街开的当铺。不久当铺歇业,孙大侠就在家里开炒货店,据说炒花生、蚕豆时候不用铲刀,因其会铁砂掌而是用手直接炒。孙家在龙王桥有四五十间房屋,孙大侠拿出出租,家附近接两口大缸存大粪卖给四八镇的农民。孙大侠有个怪毛病,一年四季睡在石板上,冬天铺一个狗皮褥子,冬天不去混堂洗澡,说是怕把筋骨泡软了。各种地方志都说孙准手终生未婚,县印协主席、书画家孙德庚先生是其本家晚辈,他回忆孙准手的孙子解放前在他家附近孙协泰杂货店烧饭,这家买卖是本家孙明泰开的,孙老师叫孙准手孙子“呆太太”(掘港人称呼曾祖父

为太太)。孙家有《如皋孙氏宗谱》存世,笔者还见过,辈分字排是“国治同明德,存仁养太和”,据此推测孙准手没有按照这十个字取名字,可能孙准手在孙家是老小。另据党史办孙保林先生说,孙大侠的重孙女原在镇掘港网厂上班,至今仍然健在,生活在掘港。由是可见,孙准手应该是娶亲有后代的。

过去在掘港街上关于孙准手的传奇故事很多,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茶馆、饮食业、街头巷尾还有人讲他的故事,这些故事大约是民国时期后人附会的。解放前皋东有很多去上海学徒、做生意,以至于传到上海,当时上海的《小说时报》记载了关于孙准手的五个故事。笔者认为《小说时报》是一本商业期刊,出于商业目的,故事多极尽渲染之能事,可信度不是很高。近来网络上不知何时爆出许多关于孙准手的故事,很多故事的离奇程度甚至超过民国时期的公案小说。笔者小时候也听说了孙大侠的一些故事,典型的中国式口头文学,算不上精彩。

孙准手在外学得一身本事就帮人保镖。一天护镖路过一个树林,树林里闯出几个强盗。孙大侠艺高人胆大,上去劈头一拳把为首的强盗打出去几丈远,半天爬不起来,众强盗见状四散逃跑,孙准手一战成名,以后走镖就一路顺畅。

某天掘港街上来了一个蛇花子,来到转角口一家酒店,要了一壶酒,几个菜,吃完以后也不付账。店里的小相公(伙

计)一把抓住不让走,蛇花子从怀里掏出一条“地斑蛇”往柜台一丢,顿时吓得众人不敢动弹。蛇花子洋洋得意,碰巧孙准手路过,见此情形,上前一步,鞭子一甩正好打落柜台上的“地斑蛇”,周围的告诉蛇花子你遇到的是孙准手,蛇花子素知孙大侠的厉害,头也不回向外逃窜。

孙准手原先在江湖上嫉恶如仇,得罪了绿林人,避祸家乡,一日仇家寻访到了他的踪迹,到掘港来寻仇。是时,孙准手正在店里劈柴用小泥炉烧茶。寻仇人并不认识孙准手,就问:“孙老板可在?”孙见来人不善,答曰:“家师不在,访友去了,请稍坐,喝杯茶。”孙准手即抓过毛竹筒用力一捏,毛竹筒就碎了。来人见状,心想徒弟功夫尚且了得,师傅肯定厉害,说声告辞,转身走了。这是孙准手智退仇家的故事,关于他的故事中这个流行最广,说明他是有勇有谋的人物,并不单纯是一介武夫。

小时候爷爷也讲过孙准手确有其人,故事不一定确实,但武功是真的。其实孙准手就是清末生活在掘港小镇,一位会武术的“普通人”。清末的中国积贫积弱,在国际上遭受欺侮,国人只有在心里塑造自己的英雄,如黄飞鸿、大刀王五、霍元甲等,海滨小镇掘港出了位孙准手,后世就大肆渲染,估计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。最后说孙准手的死,老一辈人说孙准手大概死于光绪末年,活了六十多岁的样子,由于会气功久久不能断气,挨了一天多才气绝身亡的。

史海回眸

1934年石港曾举办农副产品展览会

□嘉玺

本版曾刊发一篇关于1935年石港举办集体婚礼情况的文章,而在举办集体婚礼的上一年,石港民众教育馆还举办了一次农副产品展览会,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前卫时尚的事情。

90年前举办农副产品展览会可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简单,那时没有钢结构、铝结构框架,没有塑料用具,农副产品的摆放就是一个很费脑筋的事儿。石港民众教育馆人员在王逸南主任的带领下,土法上马,用竹竿和树木支起架子,架子上放着一个又一个竹匾,竹匾里放着玉米、稻子、大豆、豌豆、小麦、大麦、玉米、棉花种子、花生、红薯、马铃薯、大蒜、葱、辣椒、茄子、各类瓜果,还有各种树木、家畜、家禽的图片贴在墙壁上。

展览会办起来了,吸引了方圆十里的农民前来参观,使之扩大了眼界,收到了启示。展览会展出的美国小麦种子,比本地的小麦种子大,分给农民种植,农民称之为“洋小麦”。“洋小麦”的产量比本地的老种子产量高,但这种小麦用人工脱粒(当时无机械脱粒)很困难,且麦秸粗,盖草屋不细紧,以致很难扩展。展览会展出的美国“岱字棉”种子,有农民试种。农民认为,这种棉花产量高、出售收入多,但由于当时石港一带农民只种少量棉花用于家庭纺纱织布,因而种植受习俗限制未能发展。

展览会遭到一些保守势力的抵制与嘲讽。过去石港一带农民养殖的生猪多为如皋的“东串猪”。东串猪,性情温和,周身黑毛,肉质较好,是制作“火腿”的好原料,但“东串猪”生长期长,饲养成本较大。展览会展出了英国“盎克夏”(今译成“约克夏”)公猪图片,介绍这种公猪与本地猪杂交后可培育出的新猪种带来的优势。有农村私塾先生看到这种展览图片后不接受,称用的历书都是夏朝传下来的。如今来了个什么“盎克夏”,竟敢来“蛊”惑我们、“克”服我们,把它倒进河里淹死吧,免生后患。农村当时的闭塞保守,于此可见一斑。也可以想象当时石港举办一个农副产品展览会要费多少艰难。今天,我们对先人在传播现代农业科技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应当表示敬意。



木楼忆贤达

□苇航

如皋市人民医院西南隅,坐落着一座精美的小木楼。楼中设有院史馆,展示着沙元炳、黄季平的照片。谈及小木楼的前世今生,绕不开这两位如皋贤达。

《如皋卫生志(1884—1990)》(第51页)等书记述:1921年,由邑绅沙元炳(健庵)发起创办如皋县公立医院,是年4月建成开诊,沙任院长。院址沙家河塘,有平房13间,设有病床。

沙家河塘是沙元炳祖宅,位于如皋内城河西北角望月桥附近。早前,上海发生疫情,留日医师黄季平时在南通,书函告知沙翁,及早防范。沙翁素工中医,但兼善包容,同时采取西医措施,如皋得以安然无恙。经此一事,沙元炳情愿让出祖宅13间,创办了如皋第一家公立医院,即今如皋市人民医院。沙翁时任院长,黄季平已回家乡,实际负责如皋公立医院的运行工作。1927年初,沙翁经多位名医医治无效,患病离世。在他病重期间,仍为公立医院操劳。

1926年11月13日《时报》刊出《公立医院募捐建筑》:如皋公立医院,成立五载,成绩尚著。惟院舍因陋就简,设备未周,困难叠见,如内症之疗养房、外症之手术室,均付阙如。该院院长沙元炳,有鉴于此,拟募捐购地建筑。昨已发出启事,着手进行。

1926年11月29日《时报》又刊出《公立医院添筑房屋》:如皋公立医院,前以院舍不敷应用,拟购地添筑,所需经费,除自行募捐外,并呈请县公署借拨。前督军齐燮元提供20000余元之借款,经县署提交县参事会代议通过。闻该院已购定西门内观音堂对河沙某业田九亩,价银3500元,现正绘具图样,以便招工承造。

幸运的是,沙翁在世时,公立医院新院区建设费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。由此,公立医院规模得到扩大。1927年,黄季平继任院长,秉承沙翁遗愿,全心经营医院,造福乡梓。约两年后,如皋公立医院又传来好消息。一位英文熟练的驻如通讯员,撰写一篇外文报道,抢先刊于1929年1月29日《上海时报》(英文报纸)第13版。报道名为《如皋公立新院准备就绪——江苏乡镇治疗病人的大型机构》。此文颇具文献价值,笔者试译如下:如皋公立新院建筑工程,业已竣工。入住十年(笔者注,应为八年)的老医院将搬入宽敞明亮的新医院。乔迁工作将从1月30日开始,不久后还将举行新医院开幕典礼。新医院的建造与维护经费,完全取自县署掌控的地方基金。不过日本医学学校毕业的黄季平医师,积极参与监督,他对于医院获取基金起到重要作用。最初预算,建立新医院需要花费大约10000元用于建筑与设备。

这篇外文报道,有两处价值:如实肯定黄季平医师对于新医院的历史贡献,以及新医院投入之大,在江苏省乡医院中名列前茅。事实上,实际投入还要大于报道所述。随后的中文报道,就有体现。1929年3月5日《时报》刊出《公立医院新屋落成》:去年春间,本县公立医院院长黄季平,以原有院屋,不敷应用,乃决定购地建筑。一面从事募捐,就南门城内益人桥南,购地建筑新式病房。历时数月之久,现已落成。全院房屋,四十多间,构造精良,设备完善。统计建筑费及设备费约20000元。除由地方补助3000元,及省款补助4800余元外,余均从口募而来。该院于二十七日举行落成典礼。

《如皋卫生志(1884—1990